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 民國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正月至四月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前言

中國近代歷史之急劇演變，起於西方列強勢力之入侵，其著者：首為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之鴉片戰爭，清廷被迫與英人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二），開不平等條約之端。繼而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英法聯軍之役，京師淪陷，清廷復與英法締結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喪權辱國，日益加深。再而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藩籬安南因之斷送。

其尤著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發生第一次中日戰爭，由於中國之戰敗，造成日本之興起，其影響之重大，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著之分水嶺。蓋在此以前，中國所蒙受之創痛雖鉅，然尚不足以制中國於死命，迨日本以廣被中國文化之薰陶，突起於亞洲之近鄰，竟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張其勢燄以凌中國，於是，國勢乃益以不振而日危矣！

就國內情勢言：自甲午我國戰敗之後，國勢固日益岌岌，然在民族自覺與自救運動方面，反而日益蓬勃壯大，匯成為救亡圖存奮發自強之洪流。當此之際，憂時之士，無分朝野，競起而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初由摸索追求，進在立說號召。舉其大者：其一、仍寄望於清廷之振作有為，欲以緩進改良手段，引導其走上自強維新之途徑。其二、認定清廷之腐敗已不可救藥，斷然採取急進革命路線，欲使根本改造，以達成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之偉業。戊戌政變（一八九八）與庚子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相繼發生後，清廷之顛覆無能，盡暴露於世界，良派勢力乃因之衰頹，而希望幾絕；國父孫先生文所創立以救中國、救世界為中心之三民主義及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乃隨時勢之演進，而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救人救世之主要力量。推翻專制，建立中

華民國之偉業，首於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獲得成功。國父有言：「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盛於庚子以後，而成於辛亥。」蓋指此一事實也。

當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節節失敗之時，國父領導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於檀香山。此一革命團體成立之主因與宗旨：一為外患之杜絕，二為內政之改造；故在興中會宣言中，乃揭示此兩要義以為革命之標的。首謂：「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在入會誓辭中復標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三大綱，是興中會於成立之始，即已明揭中國近代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創建矣。

翌年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九日，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距離興中會成立未及一載，距離中國因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臺、澎，為時僅逾五月，其時日之相連與吻合，證明中國革命之加速進行，不僅與甲午之戰息息相關，而臺、澎之割讓於日本，實為促成廣州第一次革命起義之重要因素。此役雖然失敗，實開革命黨人壯烈犧牲之先驅，使進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加速發展。乙未首義後三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興中會第二個支會繼日本橫濱支會之後成立於臺北；又過二年，即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國父親自來臺策劃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其時臺灣雖為日本所據，而臺胞嚮往革命，希冀祖國之復興，進而謀臺灣光復之志節，實已昭昭在人耳目。蓋臺灣之命運實與革命之前途連為一體。惟國民革命之成功，而後乃有臺灣光復之可期。是故臺灣志士自庚子以後，或參與革命組織，返回祖國獻身

於革命行列；或發動武裝抗日，與祖國革命作桴鼓之相應；或從事社會及民權運動，以發揚民族自救之精神。雖努力之方式不同，而奮鬥之目標則一，是臺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有如血肉之相連，首腦之不可分，固史實昭然矣。

就對外關係言：由於甲午戰爭中國之失敗，馬關條約之簽訂，臺、澎因以喪失，繼之以列強在華港澳之租借，與勢力範圍之劃分，以及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加深，瓜分亡國之禍更迫於眉睫。在此時期，中國所賴以苟延殘喘者，乃因列強之角逐競爭，矛盾衝突，利害各異，危機四伏，遂以門戶開放，利益均霑，作一時之調和，形成列強在華之均勢，始得到短暫維持之局。固非清廷之能警惕自強，有以禦之也。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得乘時以逞，一躍而成爲獨霸中國之局面。

日本於取得獨霸中國地位之後，一面利用我國內軍閥之割據，以助長戰亂，而遂其「分而治之」之陰謀；一面復阻撓我國革命勢力之興起，以達成其：欲稱霸世界，必先侵佔亞洲，欲侵佔亞洲，必先吞滅中國之企圖。卒致演變成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以後之第二次日本侵華戰爭。由於我全國軍民在總統蔣先生中正卓越領導之下，堅苦奮鬥，不屈不撓，以及民族精神與文化潛力之高度發揮，中日兩國局部之戰，卒擴大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結合。歷時八年，犧牲慘重，終於達成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之最後勝利。日本因戰敗而無條件投降，中國於五十年前甲午戰敗所割讓於日本之臺灣、澎湖，乃重歸於祖國之版圖。惜我國於抗戰勝利之後，爲國際共黨所乘，大陸因以沉淪，七億以上之同胞被陷於鐵幕之內，慘遭迫害屠殺，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呻吟待救，舉世同憤。而歷史

文化之備受摧殘，實為數千年來民族未有之浩劫！所幸臺、澎與大陸邊緣之金門、馬祖，於歷史厄運與挑戰困境之中，屹然矗立，成為今日光芒萬丈保衛自由之燈塔，莫立中華民族復興重建之基石。

溯自甲午以還，此一近八十年歷史演變，國民革命運動奮鬥之歷程，舉其要者：在辛亥以前為民主共和與專制政體之鬥爭，辛亥以後初為對帝制餘孽、軍閥割據，危害國民之鬥爭；繼而為對國內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相勾結以危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之鬥爭。歷經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役，民國四年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帝制自為之役，民國六年以至民國十二年護法之役，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之役，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對日抗戰之役，以及抗戰勝利後，共黨禍國，大陸同胞急待解救等。其間雖歷經盛衰起伏，艱苦挫敗，然艱苦與挫敗乃一時之現象，固未能阻止革命建國運動之邁進與蓬勃發展也。綜其關鍵所在，其為思潮之衝擊，或為世變之循環，而未可測量歟？自古以來，每一民族之興衰，必有所由：其衰也，往往失之於可興可為之時；其興也，往往成之於多難困厄之中。瞻望今後我國歷史之發展，中華民族其亦於大挫大痛之後，由磨礱而愈進於光明，由增益而更趨於完美乎？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其目的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行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自興中會成立之年至辛亥革命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訂，次第發行，昔人有言：「欲亡其國者，必先亡其史。」故「歷史不滅，民族永生」，爰刊斯編，以期發揚中華文化大國之光輝，莫立中華民國國基於永固。

本編特以甲午年為前篇之始。

凡 例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二、本書記事以革命建國為緒統。中華民國乃由國民革命而創立，而民國之根本在開國時臨時參議院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故凡違反國民革命之目標及臨時約法之政權，則以事實政府視之，冠以地方名稱，如北伐統一前之「北京政府」是。至破壞民國政府正統之偽政權與叛亂組織，則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三、本書記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蒐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四、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日月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兼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五、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六、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記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後附加編者案語。

七、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

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八、同一日內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府政令，次為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九、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十、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十一、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列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二、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民國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西曆一九〇五年）

正月

孫先生文自倫敦至比京布魯塞爾（Brussels），揭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留學生組織革命團體。開首次會議於比京，留學生三十餘人加盟。是為由甲午（一八九四）創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檀香山以來，進而成立中國同盟會之先聲。

自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創立於檀香山，歷經乙未（一八九五）廣州起義，庚子（一九〇〇）惠州之役兩次之失敗，深感於以舊民族主義之會黨份子為革命之骨幹，殊乏活力與新知。且以自庚子以後，中國社會已漸由睡夢中驚醒，認救亡圖存之道，有賴於吸收近代西方科學新知之迫切需要，於是有大批青年智識份子，紛紛趨赴歐、美各國及日本留學，尤以赴日留學者為衆。此一形勢之轉移，實為興中會時期革命發展之一新生助力，蓋新國家之建設，必有賴於覺醒之青年與富有新知之人才為其主力，而後乃能冀其有成矣。

在「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孫先生自云：「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

民國 元 七年 正月初一日

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註一）

當孫先生文去秋旅居紐約，頗思由美渡歐，向留歐學生宣傳革命。蓋彼等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年深受革命思潮之鼓盪，已漸由言論而進入進行矣。時適留美學生劉成禺任舊金山大同日報主筆，以歐洲留學生多係鄂籍，且半屬舊友，特函賀之才、史青、魏宸組、胡秉柯等，謂彼等應與孫先生相見，賀等得書，即託劉函邀孫先生赴歐，共商國事。時孫先生方留紐約，以缺少川資；復由留比、法、德學生湊集八千餘佛郎，遂得啟程。（註二）於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西曆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九日），抵達倫敦。旋即赴比。（註三）孫先生抵英後，應留比學生賀之才等請，渡海赴比。賀之才與胡秉柯親至比國北海港哦斯丹埠迎迓；朱和中亦自柏林來會。先生既抵比京布魯塞爾，寓史青家，與諸人談論革命方略，及建設事業。先生乃揭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遂與史青、賀之才、胡秉柯、魏宸組及朱和中諸人討論組織革命團體之具體方案。和中以向新軍運動為入手之方，並述吳祿貞等歷年在鄂運動之成績；先生則以改良會黨為入手之方，並列舉事實為證。辯論多次，意見接近，認為有雙管齊下之必要。於是遂開第一次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俱親書誓詞，當眾盟誓，先生亦親書誓詞一紙，交賀等收執。誓辭曰：「具願書人〇〇〇〇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眾處罰。天運乙巳年月日押

。」誓畢，先生乃與在場諸人一一握手，欣然道喜曰：「為君道喜，君已非清朝人矣。」並授與同黨晤面時各種秘密手式口號，如問君從何處來？答從南方來。問向何處去？答向北方去。問貴友為誰？答陸皓東、史堅如二人。是為留歐學界組織革命團體之嚆矢。然尚未確定此革命團體之名稱。當時只通稱革命黨三字，直至乙巳年冬，得東京同盟會本部來函，謂已確定會名為中國同盟會，於是德、法、比三處始一律通用同盟會名號。

先生親擬之誓詞，朱和中、胡秉柯傳視時相視而笑。先生問曰：「何以笑？」和中答云：「康梁說先生目不識丁，我見誓詞簡老，知康梁所言之妄。」先生曰：「我亦讀破萬卷也。」次日，先生及諸同志在秉柯後院合撮一影為紀念。第一次會畢，先生遂返倫敦。（註四）

附錄：

一、賀之才：歐洲同盟會成立始末（註五）

湖北學生之革命熱烈 湖北興學最早，學生皆少年英俊，富於感情衝動性，第一批留日學生吳祿禎、劉成禺等首先鼓吹革命排滿，又值三十三年落花夢，新民叢報，中國魂等出版物暢銷內地，一時學生靡然從風。駁駁萌革命思想矣。會日俄為東三省事締結密約，學生大憤，乘機集會於曾公祠，為極激烈之演說，武漢人心大震，尋為當道禁阻，然自是湖北學生界遂暗中有革命團體矣。其中堅分子為李書城、時功玖、孔庚、朱和中、史青、賀之才、胡秉柯、耿覲文、魏宸組、曹亞伯、陳同如、時公璧、馮特民諸人；李書城秘密聯絡軍隊，孔庚密為代派新民叢報，曹亞伯藉教會為護符，以日知會為宣傳機關。時鄭容以革命軍案被錮西獄，賀之才乃間道上海，密攜革命軍數百冊回鄂，散布鼓吹，幾罹於難。

留比學生與革命黨 湖北當道忌諸人甚，時思日以遠之。癸卯冬選派學生分赴東西洋留學，朱和中遂被派赴德，賀之才、史青、魏宸組、胡秉柯被派赴比，未幾李書城、耿覲文、時功玖、孔庚等亦被派赴日。賀等道經上海，

遇劉成禺，曰，孫中山先生方在倫敦，諸君此行，可與之會晤，共商大計，因作函爲賀等四人介紹。賀等抵比後，被清使楊某禁之一室，如待小學牛然。抗爭數月，始獲自由，因劉介紹函寄往倫敦，並附函約孫來比。（時孫寓荷蘭公園友人（根家中）數月後，始得覆音，云適往某處旅行，不及早答，且云甚願赴比一遊，惟缺少川資云云。賀等卽爲籌款去，一面電邀朱和中來比，賀之才與胡秉柯並親至俄斯丹埠碼頭相迎。

革命團體之組織 中山先生既至北京，寓史青家中，與賀、魏、胡等暢談數日夜，娓娓不倦，所言者革命方略及建設事業。賀等又介紹喻毓西、孔慶弼、陳寬沅、劉蔭荊、李藩昌、李仁炳、胡鍾、王治輝、程光鑫等相見，彼此極爲融洽。中山先生因提議組織革命團體，衆皆贊同，惟朱和中對於天運紀年，魏宸組對於當天發誓一層，略有詰辯，中山先生多方解釋，似視起誓爲極重要。衆始無異議，親書筆據，其文曰：

具願書人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衆處罰

天運乙巳年 月 日押（指印）

（編者按：第一次在北京同盟之願書，確係如此，東京大會成立之後，對於字句微有修改。）

中山先生亦依同式親書誓文一紙，交賀等收執。（此紙至今尙存史青處）並同時提議同黨晤面時各種秘密手式口號，如問君從何處來？答，從南方來。問，向何處去？答，向北方去。問，貴友爲誰？答，陸皓東、史堅如二人云云。（按此種口號後均修改，僅用駢指交鈎握手法。）

中山先生之樂觀 中山先生自內地失敗後，避居海外，四出鼓吹革命，而聞者多擁耳卻走，莫之贊助。無已，惟思聯絡秘密會黨，如三合、三點等會，若輩知識懸殊，不能與共大事，遂快快而之英倫。又以旅英空空，一舉步則舟車之費無所出，墊居愁城，其失意之狀可想矣。（此事中山先生親爲余言之）自至比京後，始知知識界中亦有同調，不禁喜出望外。宣誓既竟，則爲極痛快之演說，亦若痛飲黃龍卽在目前者，其得意之狀，較之就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時實有過之。（民元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臨時總統任，余亦歸國，相見後，余曰，我輩夙昔志願，竟成事實矣，何等痛快！中山先生蹙頰曰，何來痛快，直苦惱耳。）余等並告以東京同志甚多，均可加入同盟，因爲之作函介紹李書城，但燾，時功玖，耿觀文等，中山先生遂決意爲東京之行。

留歐諸國學生之加盟——時朱和中堅請中山先生赴德國，由朱介紹入黨者，有馬德潤、劉家倌、王發科、王相楚、陳康時、錢匯東、周澤春諸人，（一說馬德潤始終不肯發誓立據）由德返英入黨者僅有孫鴻哲一人，轉道赴法，由陳寬沅先期介紹唐多，復由唐介紹湯鄉銘、向國華等加盟，於是留歐同盟會之氣勢，爲之一振。

王發科等之叛盟——時中山先生與高采烈，擬由巴黎取道東至日本，會新任安南總督某與伊有舊，素贊助中國革命。中山先生因與法國殖民大臣有所接洽，尚未得要領，遂暫寓利倭尼街之瓦克拉旅館，坐待好音。一日外出，歸寓忽發覺被盜，其唯一行篋爲一小革囊，被刀割一大洞，所有同盟證書及與安南當局有關之重要文件均被竊去，因之大驚，急電比京余等告以狀。余等公推胡秉柯赴法，謀善後策，始查悉爲王發科等叛盟的故。王爲人甚矯情，而膽小如鼠，平日喜談論，飾爲愛國憂民之狀，朱和中爲所給，引爲同志，入黨後，卽萬分懊悔，寢饋不安，日夜與王相楚、陳康時同謀叛盟，遂相偕赴法，巧言說唐多，唐不爲動，遂與湯鄉銘、向國華等合謀同訪中山先生，其本意擬向先生哀求，發還願書，值先生外出不遇，及見其行篋，遂萌祛篋之念。以小刀割之，盡攫所有，急攜赴清使孫寶琦處，叩頭哭訴，備言悔狀。寶琦不欲興大獄，（或云寶琦之所以不加追究者乃張人傑、夏循坦進言之力，夏與寶琦爲戚屬，而張則方爲使館商務隨員也。）命吳宗濂將盟書寄還本人，後於密函中發現安南事件，則大驚，急赴法外交部破壞其事。事後先生爲余言，被竊後，惶急之狀，爲倫敦使館被困以來所未有。一則數十同志之生命攸關，二則恐因此遂失卻聯絡知識階級之機會，三則安南事件爲所破壞，深爲可惜。噫，王發科等之肉，其足食乎？其後，陳康時與王相楚自回國後，卽已匿跡銷聲，惟王發科後更名王翥，聞曾在四川某軍中爲將官云。

同盟會之改組——盟書被竊之消息傳至比京，賀之才、史青等急召集同黨，提議重書誓文事，與會者一致贊同，惟此後選擇黨員異常慎重，凡品行有虧及信仰不堅者，概從淘汰。計重具願書者，僅有史青、賀之才、魏宸組、胡秉柯、喻毓西、劉蔭菲、李藩昌、李仁炳、程光鑫、陳寬沅十人，在法者僅有唐多一人，在英之朱和中、周澤春、錢匯東三人，於事後特至比國，與賀等協商重組團體，後亦加入。所可幸者，留歐同志受此打擊之後，其志益堅，而團體益固。改組既定，同志遂公籌款項，付中山先生作東歸之計，並先期由賀之才函告東京之李、但、時、耿諸人，述同盟會成立之經過，並令其籌備歡迎。數月後，轟轟烈烈之東京大會遂於是成立矣。

留比同盟會之工作——中山先生屢囑同人專心求學，以爲建國之需，雖鎮南關河口諸役，事前賀之才等屢請回國，躬赴前敵，先生均婉言勸阻，尤以在比同志，僅獲從事於宣傳與預備之工作，其可得而記者，有如下數則：

一、黨員每月各捐其學費十分之二，存儲生息，以備革命之用。厥後，中山先生東奔西馳，常賴此款作川資。

二、每月餐會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設事業。

三、爲擴充黨務起見，由賀之才、史青發起另組一革命團體，名曰公民黨，其宗旨爲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三款。而平均地權不與焉。此黨專爲訓練及聯絡同學中之有志者，以爲加入同盟會之預備。公民黨之中堅分子爲王鴻猷、高魯、石瑛、黃大偉、石鴻壽諸人，其餘黨員則湖北四川籍之學生占大多數，厥後王鴻猷、石瑛、黃大偉、楊循祖卽由公民黨而轉入同盟會者。

四、黨內設有編譯部，專司報紙上之宣傳，其時外報載中國革命新聞，多助清政府張目。經同人用文字宣傳後，始漸與民黨表同情矣。

五、黨員平素極意聯絡比國社會黨，冀獲精神上之援助，中山先生二次至比時，由賀之才介紹於岡城社會黨首領華靈東之前，因得識加美利好十萬及意邁爾雲地威提，二君在議會勢力甚大，意氏後任內閣總理兼外交部長，賀導中山先生往議院之客室相晤。談次，將平均地權一事，發揮盡致，彼等佩服不已，並允盡力援助。惜當時社會黨未執政權，未免力不從心耳。

六、每逢內地預備舉事之前，中山先生必來函報告，一日囑購軍火，於是賀之才四出張羅，卒得奧國退職軍官某擔任接濟步槍三千枝，取價甚微，事已垂成，後因款項不濟，遂中止。

留比同盟會之軼事——一日賀之才導中山先生遊比京之拉甘巴公園，忽遇清使館隨員某，賀大窘，某詢中山先生姓氏，賀急代答曰，此吾友日本人高野也。（時南洋一帶，英人禁例甚嚴，中山先生爲旅行便利計，嘗假用日本人名Takano譯言高野。）某疑信參半，然究亦莫可如何也。比國烈日城開博覽會，駐法清使孫寶琦往觀，張人傑從焉。人傑逢人必談革命，黨員疑爲漢奸，幾欲羣起攢毆之，張急走得脫。蓋是時同盟會成立未久，又值割皮包之事

發生，而張又隨清使同來，是以黨人疑之，厚誣張君，亦可笑已。黃大偉初出洋時，頑固特甚，期年尚不肯去豚尾，與之言革命，則掩耳卻走。後經魏宸組、賀之才、陳寬沅等多方勸導，遲之又久，始於辛亥三月黃花岡舉事前一月加入同盟，然一入黨籍，其努力奮鬥反非尋常同志所可及，蓋其天性使然也。（民十四應老友馮君自由之命，寫於北京大學，賀之才追述。）

二、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註六）

歐洲同盟會之起源

歐洲同盟會會員，總理認為先天會員（民國六年，總理介紹本人加入中華革命黨，於致居覺生函中，即如此稱呼），是為同盟會之起源。然歐洲之發生同盟會，又有其遠因，其遠因維何？即庚子年漢口之暴動是也。漢口之暴動，其原因複雜，不外兩派勢力：其一為康有為，以奪取政權為目的，主其事者為唐才常，其運動費出於新嘉坡閩僑邱菽園，亦有少年份子如林述唐、林圭、歐渠甲、麥孟華、仲華兄弟（見支那革命之運動一書，譯者為章士釗）；其一為孫逸仙，純以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為目的，實行者為留日湖北武備學堂派出之陸軍學生，最著者為傅慈祥、吳祿貞，其武力則專靠哥老會。是時孫逸仙已集合三點會、哥老會之首領於香港，故皆知種族革命之真義，而哥老會之潛勢力，分布於長江流域者，實為雄厚，尤以綠營、巡防營及督標、撫標等老軍務中為最多。蓋上自官長，下至士兵，皆以兄弟相稱，公務上有上下之分，內中實別有組織，其首即所謂龍頭大哥是也。康派當日藉孫為羽翼，其希望仍在光緒復辟，推翻西太后，召康有為為首相，邱菽園之出資，亦等於捐官，為一大投機。惟哥老會首領曾先聲明，人馬召集後，須有犒賞，逐日應給伙食。當時邱斥資三十萬兩，邱在新嘉坡所經營之商業，因以破產。事後察知邱所斥之資，大半為康所吞沒，康畢生之資產，全賴於此。據聞只與唐才常二萬兩，唐又在滬大嫖大賭，比及抵漢，已不名一錢，哥老會因其失信，遂大為不滿。哥老會兄弟之在湘軍統領黃忠浩（時駐洪山）、巡防營統領方友昇（時駐漢陽）及督標統領吳元愷（時駐草湖門樓字營），與川家鎮鎮守統鄧鎮封（時駐田家鎮）部下者，同時出首，於是秘密全洩。唐尚以與鄧督張之洞有師生之誼，逕往謁張，說張獨立以脅清太后，歸政復辟，張乃執

之，與傅慈祥、林述唐、林圭、秦力山、黎科第十一人死焉（秦力山並未死，當時起兵於大通。——張繼註）。是爲長江革命之第一次流血。吳祿貞自「本回至大通，聞敗而回日本。是時科舉未廢，士子只知造舉業，習八股，即我輩之在武備、強、農務三學堂，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者，亦皆懵然罔知。忽然如石破天驚，鄂督張之洞與鄂撫于蔭霖有煌布告，始知有革命之說。久之張之洞又有「戒上海救國會及出洋留學生文」一書，於是其中真情漸露，是爲庚子七月之事。爾時無報紙，一切消息，僅憑傳說，得此真憑實據，我輩同人，至是乃開始研究。又因拳匪騷亂，北方聯軍陷我京畿，西后、光緒逃往西安，人心益浮動，始漸知清廷之無能而不直張之所爲。武備學堂有沈翔雲字虬齋者，首先退學赴日，參加革命之運動，以個人名義「覆張之洞戒上海救國會及出洋留學生文」一書，當時傳遍武漢三鎮，談者莫不拍手叫絕。張飭兩湖書院山長梁鼎芬令學生駁之，數月之間，竟無能駁者。辛亥中俄密約斷送滿洲之說，甚囂塵上，留日學生紛紛回國，我輩以聯絡感情，互換消息之故，密相結合。是時吳祿貞等已畢業回國，經心、兩湖書院之派往日本留學速成師範者，亦陸續回鄂。當時有李步青者，在武昌花園山天主堂附近教民孫姓花園租房居住，我輩所謂愛國志士（是時儕輩以此目我輩，我輩亦居之不疑）者，麇集於此。中俄密約之消息傳來，不期而集會於曾公祠者數百人，本人之演說最激烈，氣勢亦壯，猶記演至最激烈之處，手中摺扇拍至片碎，孔文軒同志至今常憶而述之。吳祿貞拊我背曰：「請到我家一談」。於是晚即偕同志呂大森等往水陸街十二號吳祿貞處聚談。自後多人聚談，則在花園山，我輩逐日夜間，必到李寓，祕密商談，則在吳寓，星期則在花園山公開招待各處來訪之志士。於是遠自東京，近自上海，莫不互通聲氣。當時花園山同志，有李步青、胡秉柯、李書城、張榮楣、吳柄樞、陳問淦、孔庚、賀之才、本人及呂大森外，有時象晉老先生及其子時功璧、時功玖。是時我輩之目的，一面在開通士子之知識，故以輸入書報爲惟一之要着，起初新民叢報大有助力；最後則猛回頭、自由鐘、黃帝魂諸小冊子，效力極大；後又有孔孟心肝一書，亦被查禁。一面在求更換新軍之腦筋，新軍之腦筋如何更換法？即以最好之同志，投入軍中當兵，漸次輸入兵士對滿清之惡感情緒。當時文普通、武普通招生，皆調集青年秀才來省投考，於是經我輩運動之後，竟有不考學堂而投營者；或雖考取竟舍之而入營者。至於未經考取者之入營，如水之就下，數月之間，護軍愷字各營，有我輩同志，不下三四十人。至我輩何以能令同志入營？則全仗吳祿貞一人。

至此補述吳祿貞個人回國之一段歷史。先是吳祿貞自大通回倭國，清吏豈不知之，只以鄂督等派出洋留學，其學生名冊，早已奏明清帝后，此時若發現革命份子，督撫應受處分，且乘戊戌庚子之反應，稍有知識之清吏，亦知非改革無以圖存，不欲因此以阻新機，於是於吳回大通一事，以暑假回國敷衍了之。至是吳已畢業，張以爲吳萬不敢歸國，誰知吳竟隨衆還歸，且隨衆謁見，張豈不記憶，乃令吳拘禁於將升學堂三日。梁鼎芬、張彪請示，張曰：「喚他來，我教訓他」。比及見吳，吳口若懸河，張無以難之，數刻鐘後，反贊曰：「奇才奇才」。梁鼎芬附和之曰：「奇才奇才」。張彪在門外叩張曰：「請老帥將吳交標下任用」。於是吳遂隨張彪出，即日派充將升學堂總習、護軍全軍總教習、武普中學會辦、學務處會辦、營務處幫辦，旬日之間，身兼多職，爲武漢三鎮第一要人。各軍中所謂督帶、管帶等，莫不承望風旨，吳下一條，無不允者，於是同志之由吳入營者，各長官皆優禮相待，俱稱爲先生，不以兵卒視之，下操上講堂，皆各先生志願爲之，不相強也。由是秀才當兵，一時成爲風氣。未幾江督劉坤一斃，張之洞調任江督，端方以鄂撫兼鄂督，張彪此時謹慎小心，營中始不敢公開活動矣。當時花園山決議，營中同志，應力求暗斂，不稍着形迹，語言尤應謹慎。一面又求與會黨聯絡，果然有劉家運以會黨關係，求吳介紹入營。又一面求加入教會，藉資宣傳。是時乘辛丑和約之後，兼有辰州教案，清吏畏教會如虎狼，於是曹亞伯識湖南牧師黃吉亭，遂由黃引入耶教，劉靜安身任牧師，組成日知會（孫文學說第八章以劉家運組日知會，似係遠道傳聞之誤。劉家運、劉靜安實係兩人，家運肥壯；靜安瘦弱。家運在營不久即去，似以會黨嫌疑，宜避清吏之偵查；靜安則宣傳種族革命，慷慨激昂，後爲湖北臬司梁鼎芬捕去，瘐死獄中），遂開辛亥革命之先河，是時自庚子以至癸卯，武漢三鎮之革命運動，已由言論而入於實際行動之醞釀中，加以章炳麟等在上海發行蘇報，鄒容出革命軍一書，章炳麟對康有爲之宣言，尤爲痛快淋漓，排滿之聲浪，全國響應，武漢三鎮，尤爲激烈。端方與梁鼎芬會商，乃多派留學出洋，激烈者派往西洋，純謹者派往倭國。於是周震麟、黃軫（即黃克強先生，後改與，時在兩湖書院以謹默著稱）等派日本；本人派德，並以旗人哲筠等監之。當時夜半下公文，限令次晨謁端，午後四時上船。自督署歸，乘機往花園山，各同志均不以本人離鄂爲然。予曰：「事已至此，豈得由己？然我輩至今羣龍無首，如此偉大之種族革命，豈等夷輩所能領導？今派我往西洋，正可乘機覓孫逸仙，是於此間同人之前途，大有裨益也」。陳